Wason
HF95
C5554
+
vol. 17
no. 2
Jan 10, 1948
Shih chieh chih shih

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十日出版

圖畫中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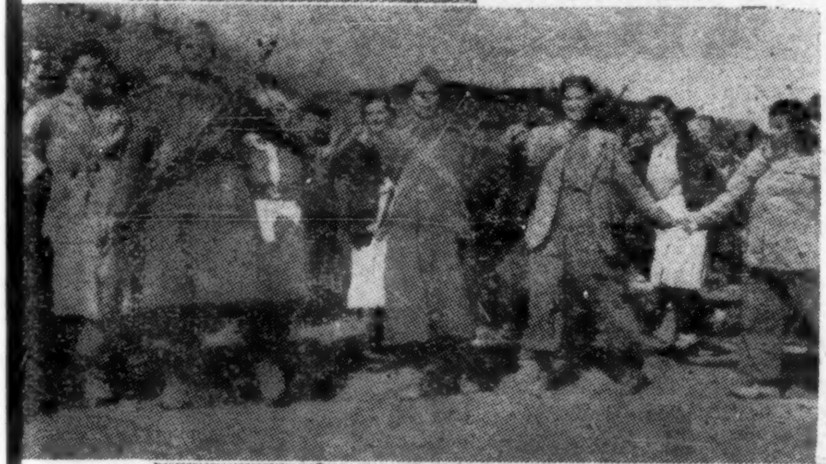
# 巴爾幹之釜——希臘

希臘眞像巴爾幹的一只釜，釜裏的水越燒越燙了。金圓、美國軍事顧問和武器，不但沒有收效，且反而造成了「揚湯止沸」的結果。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希臘游擊軍宣佈在北部成立臨時民主政府，由總司令馬柯斯任總理兼國防部長。這一宣佈引起了兩種不同的國際反響，一是東歐諸國一致表示支持，可能有若干國家即加承認；又一是美英方面的焦急，據報載，美英當局曾聲明，警告任何國家不得承認新政府。在世界日趨兩極化的今天，希臘局勢的新發展是値得我們注意的。

W-81161

(右圖)馬柯斯將軍

(上圖)美國駐希軍事顧問團主席格里斯華特(未戴帽者)視察內戰正在激烈進行中的薩隆尼加港附近地區。


(上圖)希臘游擊軍之一部

(右圖)在希臘北部馬其頓，一輛政府軍的裝甲車觸了游擊軍所埋下的地雷。

(右圖)希臘游擊軍用從政府軍那兒奪來的美式武器，對抗政府軍的鎭壓。


#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瞭望台……(一)
往上漲和往下落——英蘇貿易協定——援歐與美國——希臘新局勢——羅王遜位——對日和約問題——緬甸獨立

**歐洲不能分裂一例**……寶符(四)

**希臘局勢的新階段**……艾風(六)

齊里亞克斯論歐局——重光譯(八)

反法西斯鬥爭在法義……史煉譯(八)

**動盪中的歐洲**

水深火熱看希臘……小詞譯(九)

沒有中間的路了……樊軍譯(一〇)

馬柯斯……一葦譯(一〇)

可怕的日本法西斯又抬頭了……孟憲章(一一)

唐寧街十號的統治者……梅碧華(一四)

癌病是不治的嗎？……SK譯(一五)

讀「一個偉大的花旗兵」——孫思定(一六)

讀者·作者·與編者！……(一七)



零售：每冊法幣一萬元

預定 三月共十二期計：平寄：十萬元；掛號：十三萬五千元；航平：十五萬元；航掛：十九萬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 --- | --- | --- | --- |
| 底外(雙色) | 三百六十萬元 | 一百九十萬元 | 一百萬元 |
| 封底裏 | 三百二十萬元 | 一百七十萬元 | 九十萬元 |
| 正文前後 | 二百八十萬元 | 一百五十萬元 | 八十萬元 |




瞭

種不同的意義，有的表示各種不同政治勢力的發展，有的表示社會構成關係的變化，也有

了一套馬歇爾計畫，以援助爲名，從事世界的擴展。華爾街的人們打算趁着「往上漲」的餘風，挽救其「往下落」的命運。但事實上，由於世界人民勢

# 往上漲和往下落

除舊布新，我們踏上一九四八年已經有十來天了。在這短短的十來天中，我們在表面上看到感到的雖然依舊是紛亂和動盪，似乎還是跟已逝的舊年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一九四八年確已帶來了嶄新的局面。

自然，歷史是一貫的連續的。一九四八年從一九四七年發展而來，我們不能說新年就一些也沒有帶來舊年的東西。我們當然不能投鞭斷流，說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子時開始，舊世界的老母鷄就變成了鴨。我的所謂「嶄新」乃是相對的，意思是說舊年所已發生、發展的東西，到今年將繼續趨向更快更高的發展；一九四七年世界所積蓄下來的量變，踏上這激變的一九四八年，已明顯的指示着有引起質變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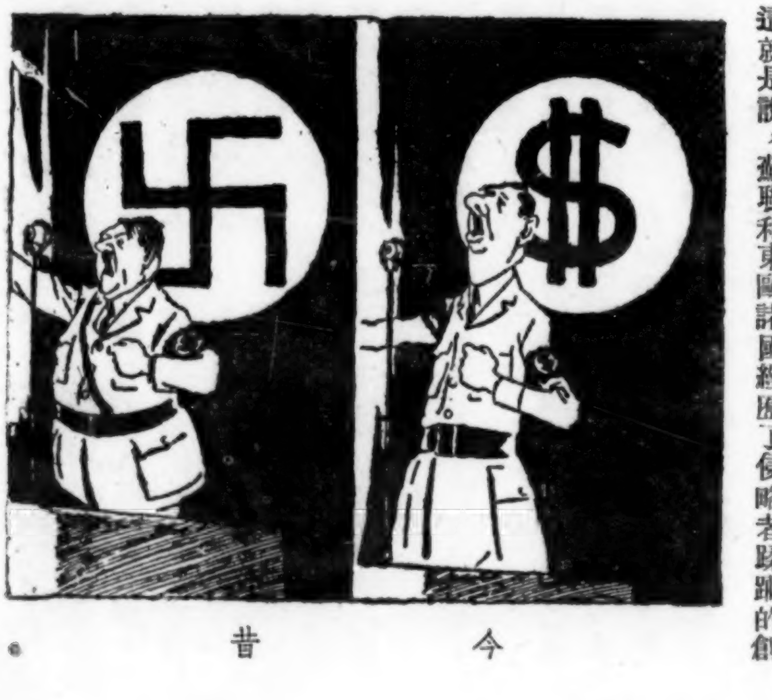
所謂「嶄新的局面」究竟新在那裏呢？我認爲它最基本的特徵，就是「往上漲」和「往下落」這六個字。「往上漲和往下落」的過程原是年年有的，但從未有如今年這樣的普遍廣泛，這樣的劇烈尖銳，而這也就成爲一九四八年基本特徵的理由。且看眼前的事實吧：大至世界政治、國際關係、社會構成，小至於每個人的地位，都無不空前劇烈的受着這一過程的支配。當然囉，這一過程也包含着各種不同的意義，有的表示各種不同政治勢力的發展，有的表示社會構成關係的變化，也有的表示個人地位的榮辱。但不管如何，大至世界，中至國家，小至個人，都被時代的激流投入了這一劇烈的過程，却是千眞萬確的。

就從我們身邊瑣事說起吧。過了一個年，物價變得連認也不認得了。不容諱言，這物價的往上漲，同時也表現着經濟狀況的往下落。就對於社會的影響而言，這一過程固然也有造成了絕對少數人的生活往上漲的，但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却必然因此往下落。這樣一來，必使社會的構成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顯著地發生於可以往上漲也可以往下落的中間份子之中。往上漲的愈來愈少，往下落的越來越多。這結果又必致使社會的勢力發生了變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往上漲的往下落，往下落的往上漲了。這倒不一定在東方國家是如此，這已成了目前世界各國中普遍的現象。在希臘，美國記者也在報道說「中間的道路沒有了」。這是客觀的歷史的眞實。

就世界政治來看，戰後的美國生產空前繁榮，自以爲是「天之驕子」了。但事實上，由於資本主義到了爛熟期的階段，必然產生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一「往上漲」的過程早就包含着而且發展着「往下落」的因素，世界權威經濟學者早在預言周期性的經濟恐慌即將開始。現在，這「往下落」的發展已越來越明顯了，據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公報所載，美國工業生產在一九四七年三月達到戰後的最高峯後，至今不但停滯不前，且有降低的趨勢。

美國爲了挽救自身日益迫近的危機，於是定出了一套馬歇爾計畫，以援助爲名，從事世界的擴展。華爾街的人們打算趁着「往上漲」的餘風，挽救其「往下落」的命運。但事實上，由於世界人民勢力的往上漲，華爾街的打算終難如願以償。在今天，我們已可以預見到馬歇爾計畫的失敗。一九四七年金圓的全球攻勢曾經達到最高峯，但在世界各國人民中間，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所獲得的威信，業已急劇地往下落了。不說別人，就像如此忠於馬歇爾計畫的英國工黨政府，最近也終於不顧華盛頓「酸溜溜」的反應，轉而伸手向莫斯科索取小麥了。有什麼辦法呢？美麗的幻想怎麼熬得過現實的要求？

莫洛托夫在蘇聯三十周年國慶紀念中，曾詳細報告蘇聯與東歐諸國在一九四七年鞏固經濟建設的成就，與西方世界不穩定的現象恰成顯著的對比。這就是說，蘇聯和東歐諸國經歷了侵略者蹂躪的創




今　昔

傷，巳從復蘇中邁步前進，今天東歐一片往上漲的遠景，對於往下落的國家是有很大吸引作用的。在另一方面說，西歐的法義英諸國，今天也正是處於可以往上漲也可以往下落的尖端。世界就在這樣往上漲和往下落的交錯複雜的劇烈變動中。往上漲的在往下落，往下落的在往上漲。這就給一九四八年的世界帶來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的鏡頭。

## 援歐與美國

三大問題糾纏着美國：馬歇爾計畫、物價高漲和減稅。展開在這三大問題後面的，是今年的總統競選和新黨運動的崛起。

美國八十屆議會第二次會議巳於一月六日開幕，在這次議會中，民主和共和兩黨將展開大選的第一個回合。驢和象原沒有很大分別，但意見的不同是有的，尤其是要交手競選的時候。例如援歐，兩黨都贊成，但是程度上有差異；共和黨堅持減稅，民主黨的杜魯門却反對；杜魯門阻止通貨膨脹的計畫又爲共和黨所不同意。塔虎脫四日晚廣播說：「警察國家的辦法，在和平時期的美國一定行不通。」

杜魯門於七日提出了援歐咨文，促請議會對該案採取迅速行動，因爲英法義等國的經濟困難巳日趨嚴重了，他認爲如果「該案不能趕緊在四月前批准，就將引起悲慘的後果」。同時，美國物價仍在上漲中，據勞工局估計，從十一月一日以來，九百種商品的價格平均漲起百分之三・五，當時決定的對歐援助最初十五個月內需要六十八億元，現在的眞正價值實際上只有六十五億八千二百萬元，到馬歇爾方案實現時，必將再打折扣。

美國對法義奧的「緊急援助」，巳於二三兩日分別與三國訂立協定，計法國得六千九百三十萬元，義國得五千七百零二萬二千元，奧國得二千一百廿九萬四千元，共約一億四千七百六十一萬六千元，其餘的三億七千多萬還要等到一月底。

華萊士巳辭去了新共和周刊主筆的職務，而決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總統的競選。華氏曾向全國廣播，痛斥民主共和兩黨的腐朽好戰，並且說：「杜魯門與共和黨之間並無眞正的競爭，蓋兩者所主張之政策，均將在吾人生存期間，打開通至戰爭之門」。華萊士又聲言新黨應以繁榮及安全爲方針，決不以匱乏及戰爭爲目標」。華氏的這一號召，必將在美國愛和平的人民中間，喚起廣大的共鳴。

魔術師

## 英蘇貿易協定

去年十一月，英商務部長威爾遜飛赴莫斯科後，停頓三月的英蘇貿易談判就急轉直下的打開了，聖誕節後二日，兩國簽訂了短期的貿易協定。依此協定，蘇聯將於來年以穀物七十五萬噸輸往英國，而英國則將以伐木及運輸工具，暨鐵軌及發電設備輸往蘇聯。明年五月，且將繼續談判，以期獲得更爲廣泛的協定。據路透社記者說：「蘇聯係於實施其幣制改革的前夕，成立並發表此一協定，顯然蘇聯認爲與英國此次之聯繫，足以增強蘇聯本國內部的經濟」。這也許是不錯的，但就英國方面說來，由此協定她獲得了小麥來渡這嚴冬，也確是滿足了飢餓的迫切要求的。

因這一貿易協定的簽訂，英蘇外交關係是否就能由此好轉，我們自還不能預斷。不過在今天，在法蘇關係逆轉，蘇聯停止對法貿易談判的今天，英蘇談判完成，顯然是對馬歇爾計畫的一個打擊吧。

## 希臘新局勢

自從希臘臨時民主政府成立以後，這個愛琴海文明古國的局勢，是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扼要的說，希臘的局勢是完全趨向兩極化發展了。

環繞希臘新局勢的國際和國內的發展是極堪注目的。在國際方面，英美於驚惶失措之餘，正在考慮如何進一步的支撑雅典，巴爾幹調查團巳經開始活動，並且派遣了「觀察小組」。蘇聯消息報則直指這調查團爲非法，是「一個死胎的嬰兒」。另一方面，據六日倫敦晚報載，華盛頓和倫敦的軍政界領袖，正在考慮派遣國際軍到希臘去幫助政府軍作戰。

在國內，雅典政府除了急請美國加緊援助外，又大舉進行「肅清」與「逮捕」的工作。蘇福里斯巳露出了與蔡爾達里斯一般無二的面目。誠如美國

貓捉老鼠？

記者所說，在希臘，中間的道路已經沒有了。

## 羅王遜位

羅馬尼亞國王米契爾宣佈遜位。在遜位宣言播送後數小時內，羅馬尼亞民主共和國即告成立，由原班的官員執政，主要的變動是設立主席團以代替國王。

羅馬尼亞已是一個新民主的國家，在新民主國家中，讓封建式的國王來當元首，本是不倫不類的。現在，米契爾的遜位，已結束了這種錯亂的情形。在戰前，巴爾幹各國本來都有傳統的王朝，米契爾遜位後巴爾幹的王朝只有希臘的保羅一個了，保羅的王位是靠英美的槍刺維持着的。

## 對日和約問題

僵持已久的召開對日和會問題，最近又有了新的發展。十二月三十日，蘇外長莫洛托夫對我國提出答覆照會，主張「只有外長會議有權準備對日的和約。但參加遠東委員會諸小國，可依照對德和約的工作先例，參加可能設立的各委員會與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及關於情報磋商會議。」照我國前次提出的折衷建議看來，蘇聯這一新建議倒是頗相接近的。倘能由此一接近而獲取諸強國的協議，而立即召開對日和會，締定和約，那不但是遠東之幸，亦世界之福。

我國政府對此尚未答覆，但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已於五日答覆，表示仍持原議，拒絕蘇聯的建議，也不贊成我國的折衷案。

這樣，關於召開對日和會有了三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英美所堅持的，即美國最先所提出的，主張凡曾協助戰敗日本以及對太平洋區域未來和平有重大利益國家，均應包括在內，其決議須有與會國家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不得使用否決權；一種是中國的修正案，即主張由十一國舉行會議，而四強保有否決權；又一種是蘇聯這次的建議，即小國可以參加各委員會，但無表決權，一切應由四強同意決定。

這樣，問題歸結到二點：一是四國或十一國；一是四強一致的原則或三分之二表決的原則；到現在為止，中國折衷了兩者，蘇聯已接近於中國的建議，而美英則仍堅持原議。

為我國本身的利益着想，我們應該努力促使美英的讓步。因為他們如其再要堅持十一國的三分之二表決制，那等於是故意要造成多數壓倒少數的局面（因為諸小國多數屬於英美集團），那樣的對日和會，不僅蘇聯不肯參加，就是我國也不應參加的。

## 緬甸獨立

一月四日，緬甸走出不列顛聯邦的大門，宣佈了獨立。從這天起，緬甸全國舉行了三天的慶祝。

據聯合社的記者說，緬甸獨立的門是英國自己打開的；又據緬甸新總統蕭世德告訴緬甸人說，這獨立是「友善談判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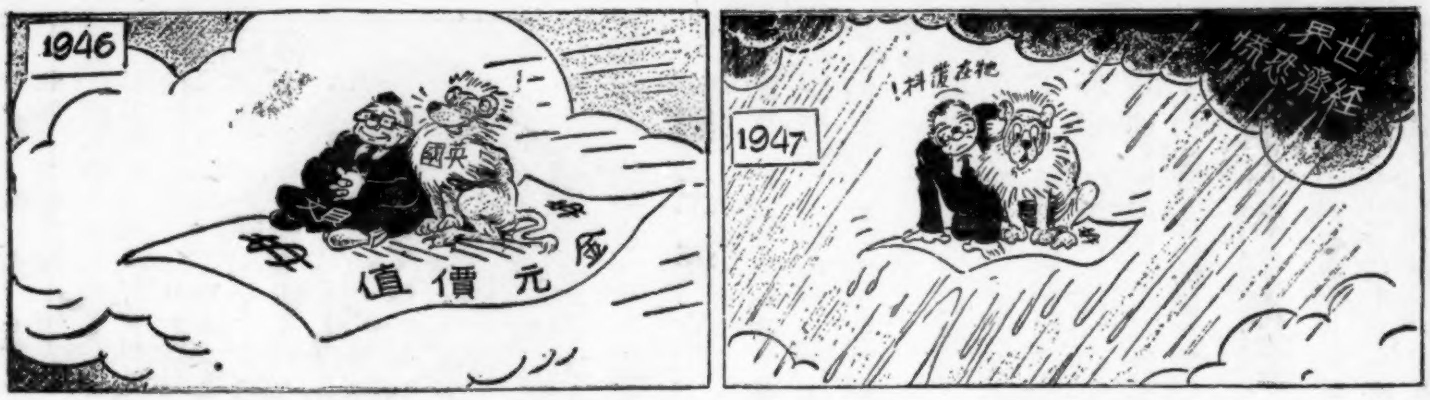
但我們必須認清，緬甸的獨立絕不是大英帝國慷慨的賜予，它是大英帝國的衰落和緬甸人民要求解放的必然歸趨。

依照英緬條約，英國對緬甸的軍事控制依然存在；而且，英國的大托辣斯，仍壟斷着緬甸主要的生產與貿易。

英國所認定的獨立和緬甸人民要求的獨立，是有距離的。所以，今天緬甸固然已經靠近了獨立解放的邊緣，但從邊緣的這邊跨到那邊，還需要更邁進一步。

一月七日

健忘的胡佛說：「是美國人向日本挑戰的。」




英國的現實　一九四六：一帆風順・一九四七：風雨交加

# 歐洲不能分裂一例

## ——論英蘇貿易協定

賓符

### 一

一九四八年將是世界矛盾、衝突與動盪日趨激劇的一年，但是新年帶來的第一個消息，却是聖誕節後兩天，英蘇短期貿易協定的簽字。這是個好消息，因爲在强國到處劍拔弩張的今天，這絕無僅有的協議自屬難能可貴；這是個顯明的諷刺，無論是對於糾纏了二百多天的日內瓦會議和哈瓦那會議，或者是對於那喧聒不已的馬歇爾計劃；這似乎又是個似是而非的矛盾(Paradox)，因爲在這協議的後面，英國工黨政府仍在肩負着金圓製的「反蘇十字架」。

這固然還不能說是英蘇經濟合作的開始，但無論如何這是朝着這個方向進了一步的；這固然還不能象徵唐寧街對外政策的轉變，但無論如何這却說明了兩件不可抹煞的現實：一是英國爲了生存的不得不然的現實，一是東西歐洲不容分裂的現實。

英國自作自受的給「金圓十字架」壓得喘不過了氣：日內瓦和哈瓦那會議剝着她的皮，馬歇爾計劃抽着她的筋。在現實的壓迫下，英國不得不安排着自己的出路。歲尾年首，我們看到了英國「擴大對外貿易」的努力，藉以「撙節美元，減少入超」。據路透電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國正在進行的已簽或將簽的商務協定，一共有十一宗，已簽的有英加、英瑞(典)、英澳和英蘇的協定，正在或即將進行的有對羅、南、捷、丹、荷、比、及阿(根廷)諸國的談判。這一連串商務協定的唯一目的，乃在「使原自硬幣區輸入之重要物資，取之於輭幣區，或是以更多之物資支付必需品的輸入，總之是爲了減少美元或黃金的支出。」

在這一連串的商務協定中，最重要令人注意的當是英蘇的協定。依照此協定，蘇聯將於來年以穀物七十五萬噸輸往英國，而英國則將以伐木及運輸工具、暨鐵路及發電設備輸往蘇聯；同時預料蘇聯並將向英國訂購橡膠、可可及其他貨物，此外雙方又同意將英國於一九四一年貸與蘇聯欵項的利率減低至千分之五，償付期限則延長至十五年。明年五月且將繼續談判，以期獲致更爲廣泛的協定。

就英國人民的利益來說，爲着抵抗美國的「侵蝕」，爲着補救美元的恐慌，爲着向美元集團以外的國家獲得亟需的糧食、木材和別的物資供應，英國擴大與蘇聯的貿易實是異常迫切需要的。何況，蘇聯今年農產豐收，她所出產的小麥、木材等正合英國飢渴的胃口，蘇聯的索價，又遠比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爲低，而蘇聯所求的只是平等互惠，沒有像華盛頓所要的任何政治條件，所以，英蘇貿易談判的成功，對於英國可說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 二

英國一般有遠見的人士，早就一再指出，改善對蘇聯和東歐的貿易關係，應爲挽救英國經濟危機政策的一部份。但是當去年七月英蘇談判進行了許多時候，結果終於落得個「功敗垂成」。

去年七月英蘇談判破裂經過的事實是衆所周知的。蘇聯答應供給英國的糧食是今年一百萬噸，明年一百五十萬噸，一九四九——五〇年，每年二百萬噸，此外又答應供

給木材五萬三千單位（每單位等於一百六十五方呎），以後每年增加。英國方面則答應供給蘇聯以輕便鐵軌。後來，英國表示交貨期限有困難，蘇聯又復讓步，同意英國每期只要先交蘇聯輸英的貨物價值的三分之一就可以。蘇聯而且還答應不必以美元償付。

談判的破裂是在於修改借款利息問題上。蘇聯要求修改一九四一年的借款協定，把利息減為年息五厘，並延長借款期限十五年，英國堅不同意。蘇聯認為他們在戰爭中的努力並不後於法國，英國可以允許法國減息，為什麼對蘇聯偏不肯情讓這四百或八百萬鎊的錢呢？凡是明瞭事實真相的人，誰也不相信這會是談判破裂的真正原因。很明白，英國當局這時候為了某種理由，是既不願也不能締結這個協定了。這理由，照當時紐約每日工人報的話說，乃是在於「美國曾鄭重警告英國不得與蘇聯訂立協定。」杜德寫道：「內閣對馬歇爾的那口淘金汁充滿了希望，遂即着手放棄英蘇的協定，雖然這協定對於英國小麥輸入問題有很大的幫助，但他們卻打着小算盤……」（「一個配角的危機」見本刊十六卷廿三期）

談判一擱便是四個月。這期間，隨着國際形勢的激盪與馬歇爾計劃的遙遙無期，英國一天天的陷入危機的泥坑裏。史奈德的訪英，不但沒有解救了英國，反而更扼緊了她的咽喉。在另一方面，東方的門卻依然開着。蘇聯仍表示隨時恢復談判的誠意。去年夏天，史太林在接見英國工黨左派議員時，且強調英蘇「在經濟上的合作將驅散戰爭的幽靈。」問題在乎英國能否改變態度。

到了十一月，英國方面首先透露準備在前述問題上同意蘇聯的要求，接着有商務大臣威爾遜的飛莫斯科。不到一個月，這重提的舊事終於圓滿完成。像獲得聖誕的禮物一樣，英國人民總算可由此得到較豐富的麵包配給，來渡過這嚴寒的冬天了。

## 三

英國態度為什麼有這樣的改變呢？

原來英國今天危機的性質是非常特殊的，它既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不是生產不足的危機，也不是財政的危機，而主要是一個國際收支的危機。英國不能靠它的輸出貿易，得到足夠的資金，來償付必要的糧食與原料的進口。例如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英國從美國輸入的總額達一億四千萬鎊，而它輸到美國的則只有二千二百萬鎊。關於這，工黨的周刊"Tribune"（論壇報）曾有明白的自供：

「我們的美元滾滾地外流，我們的供應國堅持着要我們付現，我們如果不付美元，我們就得不到肉與小麥……但不久，我們就將沒有了美元，這是最明白不過了。」（見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該刊）

的確是明白不過的，英國百分之四十二的進口來自西半球，這是英國糧食與原料主要的來源，但英國只能向西半球輸出百分之十四。要增加輸出，向美國控制下的西半球去是希望很微了，而蘇聯與東歐，卻正是英國最好的出路。

其次，馬歇爾計劃還是遙遙無期，即使美國議會將它通過了，對於英國也是沒有多大的幫助，誰要是想靠美國大企業的「好意」來挽救英國的危機，看了哈里曼報告書和杜魯門咨文是總該絕望了。而且，去年年底美國特別議會通過的「緊急援歐」的五億九千萬餘美元，根本沒有英國的份兒。

還有，英國國內的糧食恐慌，目前已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向來作為英國的小麥主要供給者是加拿大，而加拿大去年歉收，據貿易局報告，輸出量可能減少甚鉅。這就使英國大感為難，此外是阿根廷，但英國與阿根廷的貿易談判進行很慢，且加拿大與阿根廷的小麥的價格都比蘇聯為高。恰巧去年又是蘇聯的大豐年，中央亞細亞、烏克蘭和高加索都告豐收。這些客觀的情況，終於使現實主義的英國，不能不轉而求諸蘇聯了。

## 四

英蘇貿易關係的好轉，固然足以成為兩國趨向協調的一塊磚石。但到現在為止，英國這種態度的轉變，卻還不能說是英國對外政策的轉向。貝文仍在努力於追隨美國的政策，那位繼達爾頓而為英國經濟獨裁者的克里浦斯爵士，他的貿易政策也還是充滿着美元的幻想。例如他曾經說：「輸出者不能迷失方向，須知加拿大、美國、阿根廷乃至美洲其他的市場，是佔第一重要地位的。」照英國現行當局主觀的打算，促成英蘇貿易協定的另外企圖之一，也許是在造成對於美國的討價還價（bargain）的地位。

無論如何，現實的迫切要求，終於使英國那些執行着相反政策的人們，也不能不「迷失方向」地，向蘇聯伸出了手。無論如何，英蘇貿易協定的成立，對於分裂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是一個打擊，對於歐洲乃至世界的和平，是一個有利的因素。

有人說英蘇貿易協定表示了蘇聯「小麥攻勢」的成功。就算是的。然而為什麼會成功呢？這只是說明今天蘇聯乃至東歐經濟日形鞏固的發展，對於強烈對照下的西歐起着磁鐵吸引的作用。蘇聯在破壞中復原，東歐諸國在廢墟上重建，他們迫切地需要着西方的機器；西歐在創傷後的飢餓中，他們更迫切地需要着東方的糧食。英國工黨議員帕爾金(Ben Parken)於訪問東歐之後，曾指出復興中的東歐，正對英國的對外貿易提供了一個光明的遠景（見英國勞動月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問題是在英國敢不敢跟他們攜手。東歐與西歐在經濟上的要求是相輔相成的，這也正是歐洲不能分裂的一例

從英蘇貿易協定的締結，我們看到了歐洲的統一性，預見到分裂歐洲計劃的必然失敗，同時，又省悟到，無情的迫切的現實，最後促成英國今天外交政策的改弦易轍，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一月六日

# 希臘局勢的新階段

艾風

一九四八年將是全世界各國人民加強反對外國奴役的一年，他們不再低估自己的力量（而且有此力量），這個鬥爭在任何地方，任何一個角落裏，都將不是孤立的，最近希臘遊擊隊宣布成立「自由希臘第一屆臨時民主政府」，就是這一新形勢的信號。

據希臘新政府領袖馬柯斯將軍發表廣播演說聲稱：「臨時民主政府的主要目標，在解放希臘民主份子脫離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卒的束縛」。「希臘人民被迫而從事作戰，蓋除此以外、已無他法可以制止專制、法西斯的恐怖怒焰，及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企圖奴役希臘，藉以維護國家主權及自由。」這一聲明是眼前的一件大事，正如蘇聯的一位記者所說的：「希臘的命運，對於埃及、南美和其他遼遠的國家都是眼前的大事，因為這些國家也和希臘一樣……或多或少的都在感受着美國統治的恐怖。」

希臘的鬥爭將近三年，為什麼到最近才宣布成立新的「臨時民主政府」，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幾個原因得到說明：

第一，是由於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對雅典政府的加緊援助和進一步的控制希臘。希臘的這個腐敗透頂的法西斯政府如果不是英軍駐在那裏（為數約五千），和美國的積極援助（根據美官方最近報告，五個月來已有價值二千三百萬美元的救濟品及七萬四千噸軍用品運往希臘），就連一個星期也是不能存在的。英美之所以要拚命支持這個「紙糊的政府」（美參議員泰勒語），是因為一則「希臘是英軍在地中海的一個陣地」（邱吉爾於一九四四年說的），二則「希臘是美國海軍和空軍的一個基地——是瞄準巴爾幹各國人民心臟的一支手槍。」（蘇「新時代」周刊）「她是通到黑海和蘇聯的心臟去的一個戰略上的門戶。」（美記者李普曼說的），換句話說，美國第一步要把希臘變為殖民地，以作為他們統治世界的計劃中的一個跳板。美國在英國協助之下，對於控制希臘的計劃已逐漸近於完成，特別在政治上，雅典政府早已俯首聽命於美國了，我們就借用現任希臘總理蘇福里斯在他還未上台前的自己的話來說：

「美國人干涉我們國家的內政，其廣大到了如此程度，即是希臘大部分的獨立被剝奪了，並且把自己擺在美國的經濟和行政管制之下。希臘政府一切未來的活動，現在應當預先要美國總統及其駐希臘代表的贊同。我已經不講希臘的外交政策，因為希臘，甚至就是在形式上也沒有了自己的外交政策。顯然，無論多麼難於講出，希臘已經變成攝政國家了，她的命運從屬於外人意志的，比從屬於她自己人民的還要多。」

蘇福里斯是一個所謂「自由黨」的首領，美國利用了他來裝飾希臘現政府的「民主」，現在蘇福里斯已是全身沾染着人民的血腥，在那裏「助桀為惡」。至於希臘的經濟上的情形，當她還沒有得到美元以前，美國獨佔資本家們就已經悄悄的把希臘的整個經濟系統掌握在手了，他們已得到英國人過去沒有來得及掠取的一切利益。軍事上呢？美國獲得希臘總理蘇福里斯同意，政府軍的一切部隊，下至各營，都將由美國軍官率領，事實上美國的軍事代表團已操更換希臘軍官最後決定之權。希臘人民今天的處境較之希特勒和希奸統治的時代更要痛苦，他們除了受法西斯的蹂躪而外，還須受着兩個外國的奴役，所以希臘「人民都知道：這是一種生存鬥爭。他們已經認清，如果對暴力屈服，希臘就要變成殖民地了。」（希臘社會黨總書記齊里摩科斯所說）組織「臨時民主政府」的重要意義之一，不是別的，正就是不願被奴役的希臘人民不屈服於「暴力」的表現，這是為團結希臘人民使從外國奴役中解放出來的最好方法。

第二，是由於雅典政府，採取了對內愈益殘酷壓迫，對外愈加順從別人的政策。這也是必然的，這是任何反動政府所必走的道路，儘管這個政府佔有合法地位，挾有優勢的武力，擁有飛機大炮，和外國援助，但是，他卻沒有人民，

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希臘人民經過了三年來的血的教訓，已經認清楚這些保皇黨法西斯派不過是外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現在，不但希臘的工農份子反對這個政府，就是連中間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家）因爲美國獨佔資本的深入，也已表示不滿意了，在這樣情形之下，希臘「臨時民主政府」的成立正，是邏輯的結果。

第三，是由於希臘人民力量的生長和壯大。如同一個游擊隊員所說的：「我們的隊伍在最初戰鬥時，一半以上戰士都以鐮釵爲武器。現在我們的軍隊已穿戴着和武裝着一切必需品了！……武裝，像其他游擊隊一樣，我們是在戰鬥中，從敵人手中奪來的。」據駐在希臘的一位美國「芝加哥太陽報」記者雷諾稱：「自從美國的干涉開始以來，希臘游擊隊的實力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增加了多少呢？據他說：「去年冬季，在希臘北部的美國主要的軍事專家們，估計在北部山地積極反抗希臘政府的游擊隊，只有兩千人或者稍微多些。目前，這些軍官們估計：游擊隊的實力在兩萬到兩萬五千人之間了。」照這些美國軍官們的估計，希臘游擊隊在一年以內是已發展到超過原有的十倍以上了，而更値得我們注意的，是那位記者所報道的，「政府的武力不能控制希臘各城市周圍以外的鄉間」，最近則更有希臘游擊隊已控制了五分之四國土的說法。希臘的「臨時民主政府」的成立，不僅說明游擊隊力量的壯大，而且說明了民主力量的強大。

第四，是由於國際的有利條件，尤其是巴爾幹人民的覺醒與團結。這個有利的條件表現在：（1）全世界人民的覺醒，不問在任何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鬥爭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奴役，反對摧殘民主的法西斯的暴行；（2）巴爾幹各個國家、民族、人民間的空前團結。他們之間曾爲此而訂立了一連串的互助條約，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都已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正在談判中的還有南・羅，和保・羅之間的互助條約。爲了促進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他們和蘇聯以及其他國家還訂立了許多貿易協定。所以巴爾幹已經不是過去的巴爾幹了；（3）蘇聯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的向前邁進。幣制改革了，配給制取消了，物價下降下，人民的收入增加了，一方面新的工業、農場和新的城市都在不斷地建立起來，一方面各部門生產都超過了計劃，斯大林五年計劃將以四年的速度完成，這是一個唯一沒有失業和經濟恐慌的國家，她的力量正在逐日增長。（4）反之，資本主義的生產却在逐漸下降，英國的財政大臣已在說，一九四八年英國將是無限艱苦的一年，美國呢？經濟恐慌的陰影已經出現。因此，這次希臘新政府就是在世界和巴爾幹這一新形勢之下產生的。

希臘這一個新政府的成立，是表現着一種力量，無疑地，它將大大提高鬥爭精神，和縮短希臘解放的過程。

另一方面，據蘇聯眞理報說，「希臘臨時民主政府的成立，已使從雅典到華盛頓的整個反動陣營完全驚慌失措。」因此，美國已在考慮加強干涉，海軍陸戰隊和兵艦已增派往希臘的港口，英軍五千名亦決定無限期留駐希臘；又一方面，最近，雅典政府已大捕民主份子九百餘人，並下令解散一切進步的民主政團，禁止「宣傳」進步思想等等。正因爲這種「驚慌失措」，今後可能因希臘這一新形勢而引起更多的新的糾紛，例如蘇聯及其它新民主國家可能承認希臘的新政府，和因此而可能發生對英美關係的惡化；至於是不是會因爲這樣而使希臘內戰的範圍更加擴大，或者竟因此而壓迫英美讓步，希臘問題獲得和平解決，都未可知。總之，一切未來局勢的發展，有待決定於時間、地點與條件，希臘往那裏去，這要看將來英美的力量如何？本身有沒有困難？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如何？巴爾幹人民的團結如何？以及希臘人民的力量如何？等等來作決定。

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大會上說：「希臘問題乃一重大政治問題，其解決方式足以牽涉影響全世界之一切問題。」因此，我們切不要小看了「希臘問題」，我們要密切注視希臘這一新局勢的發展。

杜魯門之冬

# 動盪中的歐洲

歐洲局勢的動盪，從未有如今天這樣劇烈的。在希臘，是內戰的加緊；在法義，是政潮的洶湧；在英國，兩條戰線的鬥爭也在展開中。這些一連串的發展都表現了一個特點，即鬥爭日趨兩極化，中間的路已經沒有了。這裏輯譯的英美雜誌上的幾篇文章，合起來看，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目前歐局的認識。——編者

## 齊里亞克斯論歐局

將西歐分裂開來，像鋸掉有黃蜂窠的菩提樹。

重光譯

英國終將被「擠出」於任何反蘇的陣列之外，這是英國工黨議員齊里亞克斯最近在紐約招待記者時所說的話。他並警告那些「對蘇強硬」的政策違背了聯合國憲章。

齊氏說：「美國必須決定是否支持聯合國憲章，還是背棄它，而成爲一個舊式的強權政治者？美國人民必須決定他們要歐洲經濟重建呢，還是爲了要消滅共產主義而作一次『聖戰』」。齊氏強調說：「這兩者是不能並行的。」

這一個受美國教育的左翼工黨，曾有過一次反共失敗的經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以一個情報員的資格被派赴西伯利亞。後來他成了左翼社會主義者。

「你們（美國人）正在希臘等地浪費你們的金錢。」他說。「那些地方的形勢比你們開始時要壞得多了。直到美國人民精疲力盡了，直到那些地方用革命解決一切的時候，你們纔不會再送錢到那些地方去。」

「從斯德丁到的里雅斯特這地區，比美國還大，沒有這個地區就休想復興歐洲。波蘭，她需要機械，但她卻可輸出大量的煤斤供給歐洲的其餘部份。現在，許多東歐國家都設想不得到援助而依靠自己的經濟迎頭建設。東歐在今後的二十年中將會興旺繁榮。」

「工黨議員們正計劃與東歐各國從事貿易，那是勝過馬歇爾計劃的實質的援助。」

齊里亞克斯對於任何認爲「共產黨將在東歐發動政變」的傳說一笑置之。他說：「用議會方法來壟斷或控制政權，已經在東歐完全袪除了。大企業已國有化，土地改革已在嚴格進行。政治鬥爭可以用西方國家議會的方式進行的。」「當馬歇爾計劃成爲一個思想戰爭的武器而被出賣給美國人的時候，歐洲人與英國人都迷惘了。歐洲並不要做一個擴大的希臘。」

「英國並不要祇是和美國保持密切關係。我們希望保持一座東西國家貿易橋樑的地位。」他再三警告邱吉爾，說他企圖將英國拉入反蘇戰爭中的希望，不會實現。

齊里亞克斯又引述一個關於美國要求在英國獲得基地的祕密文件，在這個文件中說：「當我們（美國）準備戰爭時，英國應注意原子的行動。」

這個計劃在公開的會議中宣佈以後，他說聽衆「顯著地表示缺乏熱情。」

問起東歐各國的職工會是不是由政府所控制，他說：「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工人們已實行了對政府和國事的控制，他們是新的主人，是領導者。」

關於波蘭前農民黨首領米柯拉葉齊克的出亡，他說：「並不是波蘭政府危害他，他也沒有危害了波蘭政府。但他已經被他在國會的大多數追隨者遺棄了。他寧願到美國去，因爲在這裏他可以寫一本題目像『我選擇了自由』的這一類書。」

齊氏說：「德國問題是一個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問題。將西歐分裂開來，正像鋸掉有一個黃蜂窠的菩提樹：當你將這個東西帶回家去的時候，那纔滑稽呢。在德國問題上，工黨原是有着一個明確的社會主義政策的，只有社會主義，乃是和平的必要前提。」

## 水深火熱

小訶譯自英國「新

戰時與戰後在希臘服務過的我們之中，有很多人都非常高興地看到每日鏡報上最近對於暴行的揭露。那種暴行自從德國人底下解放出來之後就差不多每星期都在發生。鏡報上的描寫既不是誇張也不是偶然的情形，而這在希臘的公共秩序部長蘭狄斯先生當然是不肯顧諒的。他說；出賞格購買值錢的頭顱乃是一種風俗。事實上，購買斬下來的血淋淋的頭顱這種野蠻的習慣是戰後伏爾加里斯上將（Admiral Voulgaris）的右翼政府所發明的。這一政府是合乎而且依靠英國政府的意志而存在的。這野蠻的手段，甚至連從前淪陷時期的僞希政府和德國人自己也沒有對游擊隊使用過。這是從前對付強盜的——他們既非是政治上的敵人也不是政治恐怖下的逃犯，而僅僅是祇能用非正當的手段在荒蕪沒徑的深山中捕捉的強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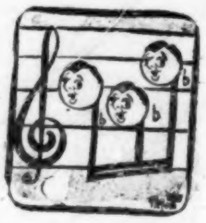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在過去二年中看見過的幾件賞格的事件，斬下來的頭顱被掛在城市廣場中的柱子上示衆——因爲他們煽動別人。當然自由思想的人民是不會同意政府的。共產黨游擊戰的首腦阿烈士瓦洛秀鐵士（Ares Velouchiotis）——他的游擊隊曾在大戰中把德國人嚇得風聲鶴唳——的頭顱曾於一九四五年秋天在特里加拉鎮（Trikkala）示衆了一禮拜。這還是在不滿希臘政府的民衆開始武裝起義以反抗日益恐怖的統治以前的事。

內戰中止時所訂的伐基柴協定（Varkiza agreemino）曾加以保證；除了犯過國家在革命狀態時所不許可的法律者外，參加一九四四年事變的份子均不予追究，協定中還特別規定：對於革命家、游擊隊員和他們的家屬不得施行報復。

在這協定簽字後的一個星期之內，我親眼看到了新成立的國民近衛軍——其中大多數都是從前的希奸——所幹出來的慘無人道的暴行。每一個相信協定中的諾言的（由英國人所保證）人都不能逃過被監禁、鞭打和屠殺的命運。在一個所謂監獄也者的地方——大概祇有灶間那麼大小——我看見關着十六個男子、女人和孩子。兩個男子被打在頭上和背上之後，正昏迷地躺臥在自己的血泊中。這個地方只允許每人每隔三小時去窺視三分鐘。房間內有一個小窗，但守軍是不許開的。有一個六十五歲老頭兒，因爲賣E.A.M.（國民解放陣線）報而被捕的，靠牆躺着低聲哭泣——他曾被吊着，在脚底上鞭打了一個鐘頭。這些人們中，誰也不知道被捕的理由，也沒有一個審問過，其中大多數已在監中被囚禁九個月了。

這種情形在那些既沒所謂「共匪」也沒有「左翼活動」——甚至連任何政黨所允許的活動也沒有的日子裏，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例子。後來，左派終於認清楚，當局連僞裝實行伐基柴協定的誠意都沒有的

# 反法西斯鬥爭在法義



美·Joseph Starobin

鬥爭的熱風正從大西洋的彼岸吹來。法義兩國的勞動人民正在堅苦鬥爭，當然囉，那些把我們國家搞得一團糟的人們，他們對法義人民的鬥爭是不會有好感的。他們是不會喜歡的；他們是對它恐懼的；他們並且不要我們自己人民去了解問題的眞相。於是，在我們的報紙上就有着一種輕率的論調，他們認爲「莫斯科」已經命令在西歐掀起一陣罷工的浪潮，民主制度已受到威脅，因此，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一個序曲。康納底格州（Connecticut）的勞琪先生（John Davis Lodge）就是唱這種論調的代表之一。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分析，也是如此。

西歐正存在着嚴重的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它是並非因了共產黨的煽動纔發生的。事實上，他們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已有六個月，在這些時候，法國的社會黨和義六利的基督教民主黨，卻已經悄悄地向右轉了。

而現在，這兩個少數派的政權，卻已向法西斯打開迎接的大門：在法國，社會黨和戴高樂派在許多市鎮選舉表上同列前矛；在義大利，喀斯貝里總理寬赦了所有的法西斯官吏，並使他們復任舊職或發給他們乾俸。

✳

物價飛漲（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以來，法國的物價已經上漲百分之四十），黑市猖獗，大公司賺取了高額的利潤，而這些利潤又日益增多的流到新的美國老闆的錢袋裏，舉個例，通用汽車公司握有雪特龍工廠（Citroen works）股票的百分之四十九，又控制了其餘法國股東的部份；飛亞脫工廠（Fiat）正像兩年前的義大利航空公司一樣，也已由華爾街的大資本收買了。

工人們因此罷了工：在馬賽，罷工是要求改進電車工人的生活而開始的；在北部，礦工們要求增加工資。一般的工人已經對一個荏弱的政府不信任了，這個政府不知組織國家的生產，只知等待着外國的借款來苟延殘喘。

✳

李普曼說共產黨要把法義政府搞垮台，以阻止馬歇爾計畫的生效……

誰也沒有在使政府垮台。他們是自己垮台的。他們一開始就顯出無能，因爲他們不能把顚簸動盪的經濟安定下來。……

西歐共產黨也並非便利法西斯右派的重握政權。他正在學習德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所犯的錯誤——這恰和李普曼的指責相反。他們正在預防法西斯。他們要拯救共和國，使它能帶來一個眞正民主的政府，並使這個政府有力執行它的工作。

西歐的危機是走中間路線的人不可能停留在中間而倒向右派懷抱中的一種危機。這尤其是那些人的危機，他們要使法義重新置於業已破產了的階級的統治之下，而這一個破產了的階級，兩年來已將它的僅有的廉價出賣他們國家主權的特長暴露無遺了。

（史煉摘譯自 Daily Worker, New York）

## 世界文摘

# 看希臘

政治家與民族「周刊」

時候，他們就開始集會抗議，打電報給友邦的列強，出版報紙宣傳了。當這種合法的手段也被野蠻地制止之後，武裝起義就無可避免的開始了，結果就造成了目前這滔天大禍的內戰。

據說；這國民近衛軍是有天然的報復感的，因爲左翼陣線曾殺死過他們許多親戚，但他們的動機恐怕要比此更複雜些罷，那些親戚往往是希奸，而現在這批穿着制服，受到英國人支持的親戚們便找到了方便之門。又有人說，伐基柴協定是不公平的，它讓許多罪犯和殺人者都逍遙自在。這無疑是不錯的，然而這些犯人——每一次革命運動都有他們的份——如果允許他們的話，是絕對願意太太平平地在家裏安居樂業的。

或者，大家還不知道，一手造成這一協定，最後又釀成革命的英國駐軍，曾在伐基柴協定簽訂之後接到嚴格的指令，叫他們不要干涉希臘的事情。這就等於給了政府軍任意復仇的全權（Carte blanche），而英軍則袖手旁觀，熟視無覩。

從北方來的干涉問題是另一會事。蘇聯在希臘發生革命時以及到一九四五年中旬爲止的態度是無可疵議的，即使是希臘的最極端的反共家也拿不出絲毫的證據以證明一九四五年的事變是受過蘇聯或希臘北鄰國家的一點點支援的，對於這些國家最近鼓勵與間接援助左派的行動是沒有人會辨護的。但他們僅僅乘機混水摸魚而已，而這混水却早在俄人和南斯拉夫人開始摸魚之前就被希臘政府和英人的暗中幫忙所攪混了的。這種摸魚的原由是很複雜的，但有一點可以說，這是蘇聯對於西方國家在國際間所設的眞實或僞想的障礙物之反擊。

但對於知道希臘的英國人關係最重大的事實是：這個國家曾一度是我們戰時唯一的盟友，用了她的鮮血在反納粹的戰爭史上寫下了最光輝的一頁。今天，她是美蘇角逐下的一隻棋子，她的豐饒無比的農田已變爲血蹟斑斑的國際戰爭的戰場，她的最優秀的頭腦被浪費在放逐中，在反社會的活動中受苦。絕大多數的人民都在飢餓的邊緣，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生活在惡劣的情況下，永遠恐懼着死亡和坐牢。

僅僅如鏡報上所說；我們的軍隊應該撤退——那就暗示，讓希臘人自己去打去—是不夠的，英國對於我們的英勇的老戰友有着特別的道義上的責任，爲了英國人的諾言和特權，必須更進一步以制止希臘的屠殺與毀滅。解決的方法不是容易的，但即使這是意味着在國際領域內和俄人做買賣，甚至在某幾點上要對俄人的要求讓步或失面子，也應該試一試，因爲希臘人對英國的好意與力量較其他國家有更大的冀求，英國必須義不容辭地去主動制止這一人類的恥辱。

**啓事**　葉蓼殊君「世界在火焰中」續稿，尙未自美國寄到，本期暫停。

自元旦起，航空郵資又告漲價，凡各航郵定戶請按增加成數將航費補來，否則我們只好在餘款中扣除。

**更正**　上期本刊「世界南北極」一文內，李柏·梵格爾中英譯名均錯，應改爲李柏·梵·溫格爾(Rip Van Winkle)，特此更正。

雅・典・通・訊

# 沒有中間的路了

美國下午報駐希通訊員 Thomas F. Raynolds

最近，「美國製」的希臘總理蘇福里斯，在薩隆尼加宣佈對希臘北部的游擊隊，進行「最殘酷無情的戰爭」，如此看來，那想通過中間路線者來推行杜魯門主義的企圖，是宣告完結了。

緊接着舉世共知的希臘大赦令，蘇福里斯的這一宣佈是有許多意義的，不但影響了希臘人，也影響了美國人。先前美國說的爲了安撫希臘左派的一切努力和藉口，現在是完蛋了，公開宣戰變做了政策，由美國全力支持希臘政府。

去年九月，國務院的赫特遜（Loy Henderson）曾一手挑中了「自由主義者」蘇福里斯當希臘的總理，美國大部份人都對這個中間派抱着深切的希望；今天，這個希望已成了毫無妥協餘地的殘酷戰爭的誓言。

美國陸海軍的參加三億五千萬元的復興工作又使美國在希臘的地位愈益增高，同時也使美國的泥足愈陷愈深。在短期內，美國的戰區軍事顧問團又將前來希臘。除非馬歇爾國務卿在倫敦會議上能和蘇聯取得一個基本的協議，否則美國今冬就會在希臘北部山區指揮希臘政府軍作戰。

希臘左派已宣佈蘇福里斯是和希臘反動派領袖蔡爾達里斯一鼻孔出氣的人物，這樣看來，在希臘是沒有什麼中間派了，而企圖尋取妥協的中間份子，除了和蔡爾達里斯與蘇福里斯一同從事戰爭，或與希臘的左派爲伍以外，是沒有第三條路。

這樣一個嚴格分野的意義也就是意味着三億五千萬美元的對希貸款已經失去了用於救濟的意義。

美國在希臘日益陷入深重的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牽累，已使美國要退出這個思想的而現在又是實質的戰線成爲不可能，否則——不是美國勝利、希臘人民和共產黨的投降，就是美國政策的破產，這也就是杜魯門主義的全部崩潰。

有一件事情使情勢弄得更複雜，那就是格里斯華特所領導的美國援希顧問團，曾被華盛頓所傳出的謠言嚇得大爲狼狽，這個謠言說格里斯華特——這一個過去尼勃拉斯加州（Nebraska）州長，將被調職，而以另一個將軍或其他高級軍事人員來繼任，

聯合國大會的希臘邊境特別委員會，已經到了希臘。希臘邊境特別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寇克上校（Alan G. Kirk）曾接到國務院的指令，要他在這個特委會中運用最大限度的勢力。

任何在美國的謊言，說和平建設是美國現階段的對希政策，在雅典，二十四小時中就會被粉碎的。寇克的「最大祕密」的命令尚未發表，但從接近寇克的一個高級人員口中傳出，說寇克覺得他的任務就是要使希臘人、希臘北面的鄰國和全世界明白，美國是正在控制着希臘。一個左派發言人告訴我，不管美國如何加緊援助希臘政府軍，不管希臘邊境特委會的企圖要如何封鎖邊境，游擊隊仍能在希臘北部獲取更廣大勝利。他又說，游擊軍不僅對現在情勢絲毫沒有恐慌，而且他們還願意使戰爭更加緊張起來呢。（斐軍譯）

希臘游擊隊總司令

# 馬　柯　斯

一　葦譯

在希臘北部的萬山叢中，有無數的苦難的人們，正羣集在一位英勇領袖的旗下，爲他們的生存而鬥爭。

在雅典當局看來，這位領袖是一個兇惡的人物，可是他所領導的游擊隊，卻對他敬愛備至。他們稱他爲「馬柯斯將軍」（Gen. Markos），他的眞名是Markos Vafiades。希臘臨時民主政府於十二月廿四日誕生後，他被任爲總理。在今日的巴爾幹世界中，他無疑的已成了衆目所注的人物。

雅典政府的警察局有着關於他的詳細紀錄，據說他身高五尺七吋，身材強健而略瘦，有着特別敏銳的藍眼睛、栗色頭髮和橄欖色（棕黃）的皮膚。他的特徵是鷹嘴鼻，和過份大的喉核。

關於他的身世，外界很少知道。根據當地的調查，據說他祖先是流浪到土耳其去的希臘難民，他本人於一九〇六年誕生於卡斯特門尼（Kastamoni）。

一九二三年，土耳其驅逐希僑，青年馬柯斯便經過康士坦丁堡（現稱伊士坦堡）而來到薩隆尼加（Salonika），他的生活是相當苦的。他曾經在馬路上賣麵包，做過船上書記和侍者，然後於一九二四年進入卡瓦拉（Kavalla）的一間香煙工廠工作。這間香煙工廠是希臘共產主義的溫床，而馬柯斯很快就被捲入共產黨青年運動的洪流中了。

從此以後，他常常過着牢獄的生活。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他在軍隊服務的時候，他是希臘軍裏面的共產黨份子的聯絡員。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三八這許多年中，他都坐在牢裏，入獄的原因主要是因爲曾作煽動性演說、鼓吹暴動和罷工。

一九四一年，他被送到克里特島以南的一個監獄島去。可是他逃走了，轉入地下活動，領導着一隊共產黨游擊隊在西馬其頓（Western Macedonia）和德國佔領軍展開鬥爭。在德軍離去後，他就成了薩隆尼加的實際統治者，雖然在技術上他是要向人民解放軍司令巴克德支斯上校（Col. E. Bakirdjis）負責的。

英軍登陸希臘時，馬柯斯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印象。他的能力和行政效率都非常卓越。他穿着長統靴，軍式工人裝和紅帶的大衣，是一個活躍的有聲有色的人物。

英國人最注意的，就是他的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優美的演說天才。英軍要求他築一條飛機降落的跑道，他把工人召集起來便馬上築成。在短期間內，他動員了一隊小艇清掃水雷。

凡是經過他手的事情，都做得確確實實地極有效率。他於一九四四年發動羣衆革命。他失敗了，主要是因爲英軍的阻撓，於是馬柯斯失了蹤。一九四六年十月，他任游擊隊總司令，又重新出現在希臘的政治舞台上。

在希臘共產黨中除了馬柯斯之外，柴查里亞特斯（Nicholas Zachariades）和伊昂尼特斯（John Ionides）也是主要的領導人物。

（摘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新聞評論」）

……在雅典當局看來，這位領袖是一個兇惡的人物，可是他所領導的游擊隊，卻對他敬愛備至。他們稱他爲「……，他被任爲總理。在今日的巴爾幹世界中，他無疑的已成了衆目所注的人物。

……ides）也是主要的領導人物。

（摘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新聞評論」）

# 可怕的日本法西斯又抬頭了！

孟憲章

## 一 一次兇似一次的日本法西斯復活噩耗

日德義三軸心國，同是第二次大戰中作爲盟軍作戰主要目標的最反動的法西斯國家。戰爭結果，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蠱沙里尼，均已伏誅。惟獨日本的天皇，仍高高騎在日本人的脊背上。至於現在東京國際法庭審判的日本法西斯要犯，如東條、松岡、土肥原等，遷延兩年，迄未辦一個。而池田（三井總管）、中島（日飛機製造大王）、鮎川（壟斷「滿洲」開發的新財閥）等，且已陸續被開釋。至戰後日本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體制、與當權人物，和戰前比較，可說是原封未動。即爲日本法西斯產生背景的社會經濟條件與保護其發榮滋長的政治條件，完全保存。因之，在盟軍登陸直後一短時期內暫時潛伏的日本法西斯，隨着美國佔領政策的變質，和世界法西斯勢力的囂張（如美國國會通過反勞工法案、與非美調查委員會之調查好萊塢電影明星思想、法國戴高樂之抬頭、暹羅鑾波汶之苦迭打）也漸漸活躍起來了。遠在去年，如高山秀夫集欵十四萬日元，擬乘五一勞動節，刺殺麥克阿瑟；在巴西日本黑龍會份子，將登載日本戰敗消息之報館搗毀，將相信日本戰敗之日僑殺害；與東京日警用機槍掃射我台胞，演成澀谷慘案；已是日法西斯重行活躍之紅球。近半年來，竟越來越兇。如：

（一）六月間東京電訊報道：「九一八事變後，一連串恐怖事件之許多禍首，近又積極活動，勾結成羣，所組成之祕密團體，在百數以上，卽日人亦不知此等組織之眞相。」

（二）自中國國際地位降低，日本又恢復對中國的「支那」舊稱呼，「第二國人」的代名詞，亦時見於政府官文書。根據管制規則，居留在日本的聯合國人，只接受盟軍總部管理，但日警常深夜闖入華僑住宅，施行檢查，翻箱倒篋，並不出示身份證，最近並深夜入華僑婦人宅，聲稱奉美軍命令來檢查，無所獲後，竟揚長而去。

（三）十一月九日，新亞社東京電：「投降後銷聲匿跡之右翼份子，近有死灰復燃之勢，其中以革命菊燕同志會（按係以南朝忠臣楠正成之菊水垂訓，鼓吹尊皇思想）、新銳大衆黨、日本革新黨最著名。彼輩以「保皇反共民主」爲口號，集合舊軍人地主流氓，企圖造成恐怖。」此外，尙有神兵隊、大東熱等非法組織，彼輩極力證明日本是爲神意而戰，和由「大東亞戰爭」的失敗帶給天皇的恥辱，故要組織行動，準備下一次復仇。

而尤駭人聽聞者，則爲十一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有關日本法西斯地下網普遍存在之下述詳盡的報道：

「在日本作民主的表現之下，正在某種革命勢力企圖推翻佔領當局之一切改革及和約訂立後日本之再建工作，此乃盟總官員所獲之結論。彼等自六月以來，卽發現有較前黑龍會更危險的普遍性地下組織之存在。戰後各極端國家主義之組織，均已參加此一組織。由於其支系之廣大。故佔領當局負責官員已有稱之爲「祕密政府」者。此等官員且信於和約簽訂佔領軍撤退以後，若此一「政府」仍未剷除，則無疑的將企圖奪取政權。盟總十個不同部份之官員，均已獲得前項結論。

許多人士相信，負責此一全國性地下組織者，有一爲首之人，及十至十二人組織之委員會。此等均係前軍閥及財閥中之巨頭。某美國官員稱：知悉此十人者恐猶不到百人，而此十人亦未必均知悉其最高首領爲何人。參加該組織之中下層份子，有前任首相、前陸海軍將領、前財閥及今日之「新圓」富豪，前「自殺」軍人以及流氓、店主、攤販、扒手等各色人等。此等地下系統，若保持獨立，並不足慮，但若一經團結，却爲戰後日本之嚴重威脅。就盟總所知，此一地下組織之主要份子有：（一）首腦部在全國或僅十一人左右；（二）具有機關槍及手槍等武器之土豪團體，霸據一方，儼然土皇帝；（三）控制囤貨者，地下組織之經費，卽係來自此；（四）經營黑市者，其中有政府官員、承包商等；（五）軍國主義者及極端國家主義份子，彼等從未承認戰敗，對佔領當局有時公然表示不齒及憎恨；（六）同情極端國家主義者，其中有店主、小販、擦鞋者、小流氓等；（七）勞工煽動者。盟總當局承認此一地下組織之首腦部與其附屬組織之聯繫，殊難加以指明，僅知參加者多須經過一番滴血宣誓之手續，然其姓名及身份均尙非他人所知。

東京報紙每週均有特寫文字，推崇土豪之活動，最近有土豪大角及關根兩名被捕。大角自命爲日本之「羅賓漢」，渠乃東京水菓蔬菜公會會長，經運輸公會會長，東京工商俱樂部理事。渠乃東京黑市控制者之一，並向沿街小販索取保衞

費，每年收入估計達兩百萬日金。關根手下有弟兄兩萬名，有手提機關槍、手槍等武器，亦以索取保護費爲其主要收入。最近自由黨員淵古曾稱：「渠知日本政界要人及其他人等，囤積之糧食、衣服、軍用品價值三億英鎊。」

麥克阿瑟過去盛誇日本民主化成功，謂可與法國大革命、英國大憲章、及美國獨立宣言，相提並論，並保證其在今後一百年中，不能再有力量作戰爭的威脅。一副西洋鏡，可說是已被冷酷的鐵一般的事實戳穿了。

## 二 日本法西斯的產生與特質

法西斯主義，一般的定義，是反社會革命的、私人獨佔資本之最後堡壘。當日本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由於階層矛盾的極度銳化，而使廣大的勞動羣衆，積極左傾。爲了挽救這不能倖免的沒落的運命，獨佔資本家，對內認爲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已經不能阻止革命的爆發，故不能不訴之恐怖手段，鎭壓工農運動；對外爲了緩和國內階層的矛盾，遂積極主張對外佔領。不過，因爲歷史地理教育等客觀條件之不同，日本法西斯也有其一定的特質。

**（一）迷信思想特別濃厚** 日本人自以爲是高等民族，彷彿西洋帝國主義者自認爲「上帝的選民」一樣，因之他們負有「神聖的」使命，有統治全球的「八紘一宇」的領導者與支配者的地位。故元兵征倭，爲颶風所阻，他們稱爲神風。作戰時天皇要到伊勢神宮去祈禱。士兵分別常以到靖國神社（陣亡將士安葬屍灰之所）見面相勉。此次侵華，日兵身上皆帶着符籙、千人針。廟宇遍國，知識分子，入必對神像脫帽鞠躬，因有神之國之稱。像太陽教、日本神教等，不倫不類的宗教組織，據民十九統計，即達百一十六種，其中有人道教，信徒達七十萬人以上。因爲日本人知識落伍，對於神道，不僅信而且入了迷，故其法西斯主義，特別帶有迷信色彩。

**（二）承認天皇制爲最完美制度** 日本的天皇，不僅是政治上的首領，而且是宗教上（神道教）的教主。日本人認爲天皇是太陽神的「神聖的」子孫，是「神聖的」公理的化身，因之承認日本君主政體，是世界上最好的神聖的制度。大正以後，更僞造「天皇受神器」的八咫鏡、草薙劍、勾玉，使迷信的日本人，更夢魂顚倒，如癡如狂。日本人作戰，說是奉行天皇的意志。認爲「爲天皇而死，即是永生。」（見日軍部宣傳小册）一個士兵作戰越殘忍，越認爲是對大皇效忠。日本人不許直視天皇。對天皇不敬是死罪。二・二六事件，叛軍不敢入皇宮。岡田首相，因爲僥倖免死，竟遭指摘，說他有擾信他已死的天皇淸聽之罪，被迫辭職，甚至有人要他切腹自殺。一九三六年，美 Time 週刊把天皇像作封面，被迫通告讀者，不要倒持該期雜誌，或在上面放東西。Vanity Fair 雜誌上繪有天皇漫畫，日大使立提抗議。因爲日本人對天皇這樣崇拜，遂敵視像國會這種機關，因爲牠會和天皇政體相反對。

**（三）政治暗殺持成風氣** 法西斯與暴力本是同義語。但在日本尤以政治暗殺之多爲其特色。日本人常以大和魂與武士道自詡。大和魂算是日本的象徵，它的內容據說是充滿團結、和合、忠君、愛國、獨立、自强等性質，簡單的說，它就是日本的靈魂。這個靈魂以天皇爲核心，爲太陽，其臣僕子民，則等於行星，向此核心的太陽拱衛而週轉。至於武士道，據說在保持和發揮尙武、忠誠……等美德，並以劍與榮譽爲生命。然流弊所至，是兇戾、殘酷、慘毒、輕死等獸性型的民族性，特別發展。故在日本切腹、跳崖、跳三原神火等，相習成風，因之大和魂流爲帝國主義，武士道成爲軍國主義。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已有大批政治家，如日本開國元勳大隈等被殺。大戰以後，在十六個日本首相之中，被暗殺的有五個——原敬、高橋、濱口、犬養、齋藤、第六個岡田是死裏逃生的。此外至少還有兩個曾處於被殺危險。

這種情形，演化而成爲凡是傾向自由主義或妥協——尤其在外交方面——的政客，都有被殺的資格。在現在國家之中，祇有阿拉伯人有這種以暗殺爲公認政治武器的習慣。暗殺案之大者，有：

（一）一九二一年，原敬首相，被刺於東京車站。他是日本由平民成爲首相的第一人，他打開了華府海約之路，因此遭人暗算。（二）一九三〇年，「獅子」首相濱口被襲擊，後因傷重斃命。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主張高築壕壍以自保，並担保批准倫敦海約。這把他的生命做了代價。（三）一九三二年二月，前藏相井上準之助，被「血盟團」份子所殺，教唆者爲一班瘋狂的和尙。（四）一九三二年三月，三井合名會社理事長團琢磨男爵被一海軍軍官所殺。他是日本最受愛戴也是最有權勢的人之一。（五）一九三二年五月，首相犬養毅被軍人所殺。他是國父的朋友，時年七十七歲，主張對華和平政策。此次事變中，暴徒又企圖向三菱銀行、警視廳投炸彈。（六）一九三五年二・二六叛軍大事變。

**（四）陸軍跋扈特別是少壯派成了法西斯的積極領導者** 因爲軍隊是一個最强的組織力量，所以軍人份子遂變成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要領導者，特別是少壯將校，成了最積極的法西斯。在日本陸軍中，有許多派別，如皇道派、統制派等，互相排斥。逮後青年將校，漸漸得勢，揭櫫「昭和維新」的旗幟，與外部的「革新團體」相呼應，進行劇烈的運動。在彼等眼中，既無長官，亦無同僚。參加這個運動的中少尉等，甚至直呼其首領荒木、眞崎兩大將之名，使下尅上空氣，瀰漫及整個軍部。五・一五事件發生後，政黨勢力，完全掃地，產生軍部萬能時代。一九三六年二・二六大事變，叛軍盤踞東京八十一小時之久，共殺死了三個要人：海軍大將齋藤實子爵，七十七歲的內大臣及前首相；陸軍大將渡邊錠太郎，七十一歲的陸軍教育總監；理財老手高橋是淸，八十三歲的大藏大臣，因爲堅不通過陸軍預算案，可算日本

最孚衆望的人物。他們重傷了宮內大臣海軍大將鈴木喜三郎，當時的首相海軍大將岡田啓介僅以身免。在計劃之中打算要殺死的，至少有二十四個日本要人，——包括最後一個元老西園寺下爵，三井、三菱、大倉等財閥的首腦，前外相幣原男爵，日本工商會議所會長鄉誠之助男爵，三井總管池田成彬，及另幾個閣員，這可算是近代史上範圍最廣的暗殺案。中日戰起後，屬於「統制派」的政治軍人，與外部奉迎他們的政治勢力相勾結，在確立國內新體制的美名之下，解散政黨，創設「大政翼贊會」，以鞏固陸軍的法西斯性質，干預政治經濟的一切部門，至此，介在天皇與國民之間，企圖向國民發號施令的軍部獨裁的專制政治便完成了。

（五）表面反對資本主義　日本法西斯，本也是資本主義垂危時代的產物，且在日本，天皇制實是資本主義的堅固的外殼，可是牠一方擁護天皇制，實際為獨佔資本作守門犬，另一面却喊出似乎頂「革命的」反對金融資本的口號。陸軍宣傳小冊說：「財富分配的不公，招致許多人民的貧窮和失業，……自私主義、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這些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清算以個人主義為根據的現代文明的時機已經到了。……」「只要我國一部份人能够一天享受經濟利潤，尤其是不勞而獲的收入，大部份人民便會一天陷於貧窮悲慘的絕境。……」二·二六少壯叛軍宣言也說：「元老、政客、軍閥、財閥、官僚及政黨，皆為破壞國體之蠹賊」。軍人法西斯反對資本主義，為的是設立極權主義的國家，所以陸軍小冊說：

「從前浸透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現在已經漸歸滅亡了。世界大戰實為帝國主義的衝突所造成，這種主義是這個自由企業時代最後長成的結果。……自由企業與政府統制，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其間的火拚，現在似乎可以避免了。」

為什麼日本陸軍要採取這種半法西斯主義、半社會主義而又反資本主義的觀念呢？這有幾個原因：

（一）日本的陸軍，反映出武士時代一大部份的傳統，當時經商被稱為一種賤業。它認為正統派的資本主義，這種比較新興的產物，非為日本所固有。因此陸軍仇恨並恐懼共產主義，以為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腐化的結果。日本將共產主義諉過於資本主義，所以攻擊兩者。（二）大部份日本的士兵和軍官出身於貧農。農民以為他們被都市的商人所犧牲了，陸軍人物便反映出這種態度。（三）軍官厭惡日本金融資本家的「國際活動」。他們知道大財閥是靠航業、保險、銀行、貿易等賺錢的，所以不贊成盲目冒險而贊成穩重和平，因而竭力反對擴軍預算，而支持文治派組閣。（四）陸軍以為產業資本家只講謀利潤，因此對於適應鉅大軍事機構的需要，缺乏效能，資本家當然要賺錢，但激進派軍官，以為如果將利潤歸於國家，則軍火的生產要經濟得多，而日本從此也要強得多。

陸軍通常是一國保守思想的大本營，而在日本表面上却會把如此「激進」的觀念抓得這樣緊，似乎是很奇特。但陸軍反對資本主義無論怎樣厲害，尚未攻擊到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即土地所有權、生產所有權、和勞工剝削權，至多，他們不過企圖建立一種掩飾。資本主義某幾種暴行的社會制度，實際却盡了維護獨佔資本家利益的義務。

（六）中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　日本法西斯主義，在鞏固天皇制和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的時候，利用廣大的中小資產階層羣衆的不滿，來使自己變成一個羣衆運動。構成日本人口很大部份的城市中小資產階級，在大資本家日益劇烈競爭的壓迫之下，一天天被排出自己原來的經濟地位。中小企業家不是完全遭受破產，就是陷於完全依靠獨佔資本家的地步。獨佔資本家分給他們的利潤非常之少，而自己却大批的往錢庫裏裝。最悲慘不過的，是許多小商人和店舖的狀況，牠們不能和資本主義或大百貨商店競爭，牠們的顧主都被大百貨商店奪了去，因此這類人不滿情緒，來得最厲害。其次，在日本農村中，不僅勞動農民的基本羣衆，而且有產業的農民階層，如富農、小地主、甚至中等地主，都是非常之不滿。多年來在日本農村中猖獗着的農業恐慌，雖然主要的給了勞動農民大衆以特別嚴重的打擊，但對於富農和小地主們也不能不波及一點惡影響。他們不是遭受農產物普遍跌價的痛苦和向佃戶討租的困難，便是眼見城市資本家、工業家、大商人和銀行老闆如何在備戰上，在軍年事供應上、在商品輸出上，……大發其財，心裏實懷着莫大的嫉妬。日本法西斯為了擴大羣衆，遂不得不常用反對資本主義的煽惑。作為對中小資產階層的障礙法。

至於與各國法西斯相同的性質，表現於主張和行為者，尚有下數各點：

（一）集權主義獨裁政治　即主張廢止代議制度招牌，以一個法西斯極體政權代替舊時幾個政黨的政治。如最暴戾的少壯軍官大日本青年黨的首領橋本欣五郎，主張一黨。松岡洋右說：如果國家要更生，代議政體必須廢除，我相信日本的將來，寄託於天皇親政。」「等政黨來改良猶如等豬玀來飛行」，所以他組織一「政黨廢除同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法西斯主義強化過程中，於是排除自由主義的超政黨的法西斯國民運動，即所謂大政翼贊會（為近衛新體制運動的產物）與大日本政治會（由小磯林造辭去國務大臣以「民間身份」領導），相繼而起，日本議會政治遂達到沒落的階段。

（二）本國人神至上論　承認日本民族是高等民族，因此牠有權使八紘一宇，首先要將亞洲各國，從白人鎖鍊下解放出來，將他們放在天皇領導下的單一國家的統治之下，這就是所謂汎亞細亞或大東亞主義。如橋本會說：

「英、美、法是黃昏的落日，……國社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曉空的新月，蘇聯是初夜的明星……但只配照耀於天空的一角。萬物只有在大日本的晨曦中才可以復蘇。」

（三）黷武主義　日本不斷對外挑釁，即其表現。

（四）壓迫農工運動　如據日警局材料，從一九二八——三三年，被捕思想犯達二萬五千人。

（五）排外　如德國人排斥猶太人一樣，日本法西斯亦排斥白人，特別排斥華僑。

# 唐寧街十號的統治者

梅碧華

## 工黨內閣的本質

住在倫敦唐寧街十號的英國首相是工黨的領袖艾德禮。英國是一個老牌的也是衰落了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它的統治者却是標榜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的政黨。

工黨的統治並沒有改變英國古老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也沒有給英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帶來什麼新的東西。工黨政府認爲美國的獨佔資本集團是天然的盟友，認爲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政府却是天字第一號的敵人。這有些奇特吧？可是我們認識了工黨的階級成份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也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新興的資本家，他們曾向國王、貴族、地主階級要求參加國家機構的管理，他們是勝利了的。更重要的，這種勝利是國王與貴族在不同的時代，賜予了個別社會階層以各種的自由和特權。因此，在近代的英國政治組織上，形成一種金字塔式的統治，塔之頂是資本家、工商聯合企業家、鄉紳地主、貴族（地主與貴族也逐漸資產階級化了）以及教會勢力。另外，如律師、工程師、醫生、高級文官等等，在意識上基本的是傾向於地主和資本家的，他們絕不會妨害統治階級的對於維持私有財產制度的信念。很久以來，這種統治是由保守黨來表現的。

同樣的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成爲一個很廣大的社會階層。英國的資本家是善於收買工人的，於是在英國產生了相當衆多的工人貴族。這情形，在英國特別顯著。資本家在工人貴族的協助下，吸引了很大一批工人到自己這方面來。工黨就是英國工人貴族的政黨。它的意識形態是費邊社會主義，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這是和工人階級整個的眞正的政治經濟要求相距很遠的。我們自然也不能否認，在工黨的組成份子中，還有廣大的工人黨員。

英國工黨的登上政治舞台，是顯示工人羣衆左傾的事實。工人羣衆希望工黨能夠改變保守黨的政策。但工黨獲得了政權之後，依然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工黨承認生產力必須社會化，爲了安慰工人起見，所以實行了銀行以及若干工業的國營。但，獨佔資本家的地位毫無改變，社會的分配也依然故我。國家變成了一個大資本家，它和私人資本集團取得了更密切的聯繫。這不是社會主義，僅祇是國家資本主義而已。

對於君主政體，工黨和保守黨一樣的效忠。對於象徵帝國一致的殖民地統治，工黨也是維持不遺餘力。因此，這個工黨政府在外交方面祇能推行舊的帝國主義政策，以殖民地的利潤搾取，滿足統治階級的慾望。

## 拜命首相與組閣

英國的政治制度是與憲法無關的，國家政策的主要決定者是首相與內閣。按照傳統，凡在下院佔絕對多數或較多數議席的政黨，便可以由該黨領袖拜命首相，並組織內閣。組織內閣的第一步是由國王任命首相，同時要獲得國會多數的信任。內閣的閣員和部長都由首相挑選，再由國王加委。閣員部長都是上下兩院議員。如果在受委時，還不是議員，便可以由國王封爲貴族，使他進入上院；或者挑選一個有把握的選區，先由原任議員辭職，再舉行特別選舉，使他當選爲下院議員。如果兩者都辦不到，便祇好掛冠而去。

英國內閣是責任內閣。這也不是由什麼法律規定的。無論那一個法案，都沒有提到過首相以及內閣的組織、職權等等。唯一與首相有關的法律，就是在一九三七年規定首相拿雙倍於各部部長的薪俸，前者每年十萬鎊，後者每年五萬鎊。

根據傳統，內閣人員担負的責任可以分作三個方面：一、首相及其內閣向國王負責，但此項責任僅爲具文。首相得到國會的信任，國王就不能任意罷免。二、各部部長之間相互負責，不能單獨發表意見或採取行動；如果是內閣的共同意見或政策，各部就可以盡力推行，無所顧忌。一八五一年，首相伯麥斯頓（Palmerston）未經內閣同意，遽自表示贊同法國的獨裁制度，而被罷免。一九三八年，外長艾登不同意張伯倫內閣的外交政策，自行辭職。三、內閣對國會負責，內閣若失去國會的信任，就必須辭職；國會也可以想法，以推倒內閣。

在內閣會議中，各閣員可以對不屬於本部的事務發表意見，以決定整個內閣的政策。閣員有保持祕密的責任，特別是關於財政預算案。去年財長達爾頓的辭職，便是因爲過早向新聞記者發表補充財政預算案的內容。

## 數不清的閣員和部長

我們通常所說的政府，大體上都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個部門。內閣就是政府的行政部門。在英國內閣裏，有多少閣員，有多少部長呢？這眞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英國出版的各種年鑑上沒有明確的記載；倫敦泰晤士報有過這樣的話：『如果我們祇計算有負責任的部長所主持的各部，其數目一定不會少於四十個。如果降低標準計算，其數目更不止此。』戰時的情報部曾編印一種『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來任命部長登記表』，那上面記錄的是四十五個部長（一九三四年秋天）；但情報部的官員也說，還有若干部門沒有計算在內。

在十八世紀，英國內閣閣員至多十名。到第一次大戰期間，增爲九十餘名；戰後裁爲六十餘名。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簡直是算也算不明白。

爲什麼會有這種算不清道不明情形呢？這是因爲內閣組織本來沒有任何法理的根據。祇是隨各時代的需要，以及各種活動的增減，而在內閣中添設的。有時是經過國會特別立法而產生，有時也沒有立法根據。以現在的情形而論，我們試把內閣各部門分作三大類別：一、內閣閣員（Members of the Cabinet）：是政府政策的決定者，都由工黨重要領袖担任，包括首相、外交部、樞密院、掌璽大臣、財政部、經濟事務部、貿易部、內政部、海軍部、大法官、自治領部、殖民部、陸軍部、空軍部、勞工部、教育部、衞生部、漁農部等，約爲廿部。二、各部部長（Ministers Not in the Cabinet）：都不領閣員銜，僅遵閣議的決策而施行政策，與首相閣員同進退，包括供應部、運輸部、糧食部、社會保險部、民航部、

## 歐美政治制度淺說

郵政部、國務部、建設部等，約爲十餘部。三、法官(Law Offices)：包括檢察長、訟事長三四人，也有部長地位。此外，還有鑄造局、印刷局、森林土地委員會、慈善委員會等，也算是內閣的個別部門。

平常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或國會首相室舉行的內閣會議，是指上述的第一部份，二三兩部份是並不參與的。說得更實際一點，現在的內閣大權是操在首相艾德禮、樞密院長莫里遜、外長貝文、經濟事務部和財政部克里浦斯四人之手的。通常稱作『小內閣』。

二次大戰期間的戰時內閣，廣義地說就是上述領閣員銜的各部，這個內閣從來沒有舉行過全體會議。所以，狹義地說——也就是更實際的，是指首相、外交、財政、生產、建設、勞工、內政等八部。邱吉爾初入張伯倫內閣任海軍部長，是戰時內閣閣員；但以後的繼任海長卻又不是戰時內閣閣員。戰爭期間，還有一些駐外代表，都領有閣員銜，如駐華盛頓，駐西北非盟軍總部，駐中東等，駐在中國戰區的是魏亞特將軍(C. Wiatt)。現在也還留有若干，如協助印荷成立林芽椰蒂協定的駐東南亞代表基勒思。戰時，內閣中新成立了幾部，戰後有的取消了(如經濟作戰部和情報部)，有的依然存在(如建設部)，有的又歸戰前編制(如戰時運輸部原由供應、運輸兩部合併，現又分設兩部)，有的是去年才添設的(如經濟事務部)。

遠在戰爭期間，英印談判正忙，英閣打算予印度以自治領的地位。著名文豪蕭伯納就諷刺道，這不過是等於過一條馬路搬一個家而已。原來印緬事務部與自治領部的辦公室是隔街相望的。蕭翁的意思是說英國管理印度的大權，不過是從印緬事務部轉交給自治領部而已。去年，印緬部和自治領部都已取消，另外成立了一個聯邦事務部。這何嘗不是『換湯不換藥』？

### 執政者行動的自由

國會通過成立一個法案或取消一個法案，添設一個部或減少一個部，並不根據任何基本法理，祇是反映每一個別階段中階級力量之真實相互關係的法令。這是枝枝葉葉的改革，絕不是由於什麼整個計畫。這些改革，在基本上也不會與英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抵觸。二次大戰期間，保守黨邀請工黨自由黨入閣，並不改變這種情形。直到工黨上台，組織單一內閣，也並無絲毫改變。

英國這種奇異的政治制度，對於統治階級是很便利的，可以使執政者利用遠至十七、十六、或十五世紀的舊法律，來對付人民的不滿和抗議，使執政者有自己的行動的自由。連工黨巨頭之一克里浦斯也在去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說到『民主已瀕末日』，英國的民主已經有了深刻的危機，它已趨向沒落和不適合現代的要求。不過，克里浦斯卻沒有勇氣去改變這種情形。

祇許執政者有行動的自由，這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對立物。英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僞善的，有局限性的。這絕不是真正的民主。

# 癌病是不治的嗎？

SK譯

### 人類的大敵

癌病是文明人最可怖的疾病。去年九月初，代表着四十四國的癌病專家在美國的聖路易城舉行會議，討論和這人類勁敵作戰的進行情形。出席的八百位代表對這場搏鬥的前途，都表示樂觀。可是根據統計，前途還是荊棘重重。在過去十年來，美國死於癌病的每年有十八萬人，較過去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不過病例的突增，一部份是因爲診病方法較爲精確，本來看不出是癌病的也給檢驗出來；同時也因爲平均的壽命增長，染上了癌病的可能性也隨着增加。若果最近研究不到一個根治癌病的方法，每八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要死於癌病。

我們最急需知道的，是產生癌病的原因。現在科學家已找到了一些線索，並且研究到一些可能的治療方法。大會主席柯德萊(E. V. Cowdry)博士綜合各科學家的報告，結論道：「慢慢地，我們快要抓到那個罪犯——癌病——了。」有些樂觀的科學家，以爲在今後的十年到十五年間，治療方法很可能會研究出來。

### 還是一個謎

對於癌病的起因，截至現在，科學家們還不能作一個完全的解釋。可以確定的是：癌病部份的細胞是和完好的細胞不同的；癌病的起因，在於正常的細胞，不知爲了甚麼緣故，突然瘋狂地侵襲起其他的正常細胞來。癌病專家已知道用某種藥物、荷爾蒙、愛克斯光線，原子核輻射線、鑛物屑、煙草、或者甚至太陽的紫外光線，都可以引致癌病。

可是，是甚麼東西使得正常的細胞發起瘋來的呢？大部份的科學家都認爲這個答案，可以在細胞的新陳代謝的研究中尋求得到。有些人以爲惡性的細胞也許就是一個正常的細胞，不過胃口有些特別罷了。根據這個假定，美國的科學家用輻射性的鋅來研究惡性的 leukemia，因爲這是一種和癌病同類的不治的白血球病。他們發現這種白血球所含的鋅的份量，少於正常的血球。

他們的結論是：鋅的不足(這是正常細胞生存所必需的)可能是leukemia 病血球變爲不正常的原因。我們知道，惡性貧血是因爲紅血球缺乏鐵質所致，而且可以用肝劑來治療。所以他們釋解 leukemia病因的理論，特別值得重視。也許leukemia 也可以用一種使白血球吸收多一點鋅質的藥物來治療的。

這次會議也得到一些報告，證明癌病常常是因爲身體上的荷爾蒙質得不到平衡所引起的，並且有時可以用荷爾蒙劑來停止病勢的發展。最值得注意的，是智利代表所報告的新發現：把能夠引起癌病的荷爾蒙的化學份最稍爲改變一點，就可能產生一種反癌病的物質來。

### 勝利接近了

關於癌病的治療方面，美國的路易遜(R. Lewisohn)博士發現了一種新的維他命；這種維他命 folic 是酸的變種，而且是無毒的。他用他的新藥來治療鼠類的胸部癌病，得到很大的效果。最近他用來醫治一個癌病患者，也竟然痊愈了。不過路易遜警告大家說：他的治療方法是否確實有效，現在還是不能決定。

蘇聯方面早就發明了一種藥物，叫KR，這個名字是由發明它的兩個科學家 Nina Klyueva 和 Grigon Roskin 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拼成的。KR 是由睡病蟲(trypanosomes，血裏面的寄生物)提煉出來的，有破壞癌細胞的效能。有一個美國科學家用來治療一千二百隻鼠，據說大部份是沒有效果的。

可是另一個美國科學家馬里索夫(Malisoff)博士用另一種睡病蟲和採取另一種提煉方法，卻得到很好的收穫。他報告說：他的癌病鼠百分之五十五已經用KR醫好了，而且他所製的KR是無毒的。下一個月，馬里索夫就開始用這個方法來試驗醫治病人了。在人與癌的搏鬥中，我們已接近最後的勝利。(譯自時代週刊)

# 讀「一個偉大的花旗兵」

## 卡爾遜將軍傳評介

A Big Yankee-Carlson of the Raiders

Michael Blanksort 著

孫思定

這本傳記，如照原名譯，應作：一個偉大的花旗兵——突擊隊的卡爾遜

讀者總還記得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主持人，卡爾遜准將吧！他是在一年以前去世的。他是中國人民的眞正友人。可是恐怕中國人民對於他的名字不會比對於史迪威這個大名更熟悉。其原因或者在於史迪威曾和中國政府有過一度職務上的關係，尤其因爲史迪威曾直接負責訓練過中國的軍隊，直接指揮過中國軍隊作戰，再加「史迪威公路」的命名，更加深了中國人民對這位將軍的崇敬。而卡爾遜呢，並沒有和中國政府發生過直接關係，他一向奔走在中國民間，知其名者多在野而不在朝。正因爲如此，亦許他比了史迪威更夠得上稱爲中國人民的眞正友人；正因爲如此，這本傳記亦許更值得中國人民一讀吧！

## 一

作者是卡爾遜的軍中同曹。他的作傳的動機顯然不在發揚卡爾遜對於中國人民的偉大友誼，只要看他的書名，便可瞭然。其動機毋寧在於表揚卡爾遜建立突擊隊的功績上。

當美國政府決定部署太平洋上對日本佔領地區進行反攻的時候，卡爾遜向羅斯福總統提出了組織突擊隊的建議。羅斯福總統雖贊助他嶄新的意見，可是美國軍部表示着十分遲疑。因爲他的建議太新了，跟美國的軍事的傳統太不一致了，甚至太違反了。所以當時軍部只是勉強地以懷疑的態度答應作嘗試。所以當卡爾遜突擊隊成立，開始訓練的時候，規模是極小的；因爲這是嘗試呀！而且凡是卡爾遜突擊隊所需要的設備，軍部亦沒有完全依照其要求予以充分的供應，因爲在軍部許多墨守成規的人看來，卡爾遜的嘗試無異是一種浪費。於是他和他的突擊隊員們只因陋就簡地進行他們理想的計畫。

當訓練完成的時候，卡爾遜突擊隊便在關島小試鋒鋩，得到了極大的成就，完全出乎軍部意料之外的。曾有一部電影，題名「關島殲敵記」的，在中國放映過，其內容雖未能正確地反映卡爾遜突擊隊的精神，但多少表揚了他們的戰績；這種戰績，在傳統的軍事觀點上看，實在可算是一種奇蹟。

這個奇蹟的來源是這支軍隊的新精神。依照傳統的軍事觀點，軍隊恰如一架龐大複雜的作戰機器，每一個兵員只是像機器中的零件一樣，一切必須聽從上級的命令指揮；每一兵員不僅不允許有個性，並且不允許有人性。這種軍隊一旦與上級失却聯絡的時候，或者分散成爲個體的時候，便像機器失去了傳動一樣，完全僵死了。卡爾遜突擊隊便完全校正了這個傳統的缺點，他使每個兵員都有獨立作戰的能力。在失却了上級指揮的時候，他們能共同決定，能以集團的指揮代替官長的指揮，甚至單個的兵員也不致茫茫然無所適從。因此他的突擊隊員不致在失散時白白地犧牲，可以少勝衆，而損失極少。這的確是一支新的軍隊。

## 二

這支軍隊的新精神是什麼呢？當卡爾遜開始訓練時便向隊員們提出了「工合」的口號作爲全隊思想與行動的總方針。這口號被提出時，全隊隊員眞有些莫名其妙“Kung-ho”

這是什麼玩意兒呢？這不是美國語，這是中國語呀！究竟什麼含義呢？據卡爾遜解釋，便是，「共同工作」。的確，他是從中國學去的，不過卡爾遜給這口號安進了更豐富的含義。

他首先打破了傳統的官兵階級的觀念，他嚴格地實行了官兵的共同生活。他更進一步地把共同生活發展成爲集體生活。他所實行的官兵共同生活，不僅是「與士卒同甘苦」而已，他要大家共同學習，共同行動，而最重要的是一切行動的方針須經過集體的討論與決定；在討論的時候，在未作決定以前，官兵一體，不論階級，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與自由，一經決定以後，官兵一體，不論階級，都須遵守共同的決定，長官不過是負責執行這決定的人而已。可是怎樣使一向受着傳統軍事訓練的兵員們改變其傳統觀念，樂於接受這種嶄新的生活方式呢？卡爾遜在一開始的時候便着重地向兵員們說明作戰的意義和每個人在參戰時應負的基本任務；他先使每個人澈底明瞭，「爲什麼作戰？」他不要他們成爲無知的機器零件，他要使每個人成爲自覺自動的戰士。

他成功了。凡是卡爾遜突擊隊的隊員自始至終服從着卡爾遜的領導，發揮了高度的自覺自動的戰鬥的精神。其實他們並不是服從卡爾遜，而是服從卡爾遜精神，服從卡爾遜突擊隊的新精神，是服從「工合」精神。

可是卡爾遜的成功正證明了傳統軍事家們的失敗。在他們看來，這種軍隊還像什麼軍隊呢？官兵不分，「貓鼠同睡」，簡直是毫無「體統」，「紀律」蕩然。所以卡爾遜突擊隊雖然在太平洋上建了空前的奇蹟，卡爾遜卻終遭上級之忌，被撤換了。

卡爾遜去職的時候，雖以悲涼的心情，於依依惜別中，鄭重叮囑隊員們繼續保持並發揚「工合」精神，可是由於新的隊長本身沒有這種新的精神，逐漸在突擊隊裏恢復了傳統的舊套。於是在另一戰役中，因爲隊長用傳統的指揮方法，束縛了毀棄了隊員們的自覺自動的精神，個個失去了機動性，在敵人的反襲擊下呆若木雞，大部分作了慘烈的犧牲。這一次的慘敗更強烈地證明了「工合」精神的偉大。

卡爾遜將軍像

## 三

「工合」精神從那裏來的呢？照「工合」二字看，無疑是傳自中國的。可是今天「工合」在中國不過是「工業合作協會」的簡稱而已。顯然地，卡爾遜取自這個簡稱，却另給以新的內容了。

這種內容又取自何處呢？

卡爾遜一生大部分的歲月是消磨在中國的。他初來中國的時候，只充當了美國情報機關派在第四海軍陸戰隊的一個情報員。那時適值中國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跟第四陸戰隊同駐在上海，他耳聞目擊了許多關於革命的情形，其中自然有眞有假。他來到中國之先，對中國革命是抱着成見的，而況作爲一個情報員，本來不需要站在同情革命的立場的。

可是，他的血液有着美國的民主自由進步的傳統，而且那時美國駐華艦隊司令顏普爾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受了顏普爾的鼓勵，開始對中國人民作客觀的廣泛的深入的研究，讀各種各樣的書，訪各種各樣的人。他對中國問題開始發生了興趣。他曾涉足中國境內各地，他開始對他原先的成見感覺毫無根據了。

他曾一度離開過中國。對日抗戰爆發後，他要求派到中國服務，並要求派往游擊區作實地的調查。他走遍華北各地，與眞正的人民，與游擊隊經常生活在一起。這時他已進一步地對中國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跟史迪威成了同調。他們主張完全一致，他們都竭力呼籲美國政府全力援助中國的抗戰部隊。

他對於華北人民的游擊隊的戰略與戰術，對於他們生活方式，作過長期的實地體驗與硏究。「工合」便是他的收穫。

他把這寶貴的收穫實地應用起來，組織訓練了一支突擊隊，在實際戰鬥中獲得巨大的成就。可是「曲高和寡」，在美國現在那樣的政治環境，軍事既離不政治，像卡爾遜那樣的進步的軍事觀點，一定是遭厄的。正因爲這樣，卡爾遜向政治方向求更高的發展，便成爲意中事了。他自然地立刻成了進步人民的領袖。

綜卡爾遜一生，可謂曾經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出生在一個宗教氣圍極濃的家庭。按理說，他應該有非常頑固的個性的。可是他正確地承繼了美國眞正的自由主義的傳統。他不受成見的蒙蔽，他有勇氣接納眞理，有勇氣透視現實，他虛心、客觀；他一旦發現眞理以後，他能以殉道者的執着精神，堅毅地向前進，名位、享受，都在所不計。這才眞不愧爲一個眞正的自由主義，眞不愧爲一個進步公民！

## 四

Blanksort不僅是卡爾遜的同曹，而且還是同道；他不僅瞭解卡爾遜的過去的歷史，而且還明瞭卡爾遜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他瞭解卡爾遜的「工合」。

本書主要地分三部分。在一開端，以及第一部分，作者先寫出了關島的戰蹟，中間有着許多緊張偉大的鏡頭。在這偉大的鏡頭中使讀者不得不追問這位突擊英雄究竟是怎樣人物。於是作者在第二部分便詳細地介紹了卡爾遜的身世。但最重要的毋寧在第三部分。因爲第二部分所寫的卡爾遜怎麼會變成第一部分所寫的，這其間的過程必須在第三部分中求得之。而這第三部分正是卡爾遜在中國的生活記錄。

綜觀全書，當然嫌其過分偏重個人，可是這是一個人的生活紀錄，在所難免的。讀者假使能從這主角身上多分出大部分注意力來多注視這劇中的佈景與配角，一定有更大的發現，尤其以第三部分爲然。

本書係成於卡爾遜的生前。現在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友人已經去世了。我相信，他的傳記的原作者一定會把這傳記續成完璧，同時卡爾遜的未成事業也一定有千千萬萬的友人繼起完成的。

## 讀者·作者與編者

凌月新先生（廣西）：

你問爲什麼美兵強姦日女，被判徒刑，而北平美兵強姦沈崇案，却無聲無息的宣告無罪？在這中間，你可以知道美國對於日本是什麼態度；更可以知道美國對於中國是什麼態度了。據我國駐在東京的記者回來說：當戰爭初結束時，中國人在日本是很受日人尊敬的；現在，中國人在日本又被歧視了。中國在日本的小販，要受到日警和美國憲兵的雙重壓迫。這種種，反映着美國和日本的對華態度，也反映着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值得我們深深警惕的。

東京的國際法庭，有中國法官參加，但是大權操在美國手中。給日本戰犯辯護的美國律師，對於中國提供的戰犯證據，曾有苛刻的挑剔，有的是越出辯護的範圍的。至於日本許多戰犯被開釋，是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SCAP）決定的，中國當然應該抗議或反對；但是，除了中國一部分報紙的指責以外，外交當局還未見有何正式的行動。

＊

楊原先生：

貴邊學社「檢討英外交政策」小册及美國國務院發表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小册，上海都無法購到。這兩本小册中，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小册，可以寫信去「上海四馬路江西路口漢彌爾登大廈美國新聞處」詢問，它們或可代向美國索取，因爲這本小册子的內容，美國新聞處曾有介紹過。

一一九四〇號定戶：

朝鮮問題，在美蘇對立的情勢下，是很複雜的一個。考慮朝鮮問題，應該知道它的背景：朝鮮在日本帝國主義多年來殘酷統治之下，內部政治情況，是相當落後的；朝鮮一旦被盟軍加以解放，需要一個過渡期間，幫助朝鮮的政治，走上軌道。在這樣的原則下，所謂「托治」，並非惡意的，當然這也要看負責「托治」者的政策而定。還有，朝鮮在獲得解放後，政黨林立，達二百個之多，其政治情況的複雜，可以想見。如果朝鮮內部政治能早上軌道，所謂「托治」，恐怕也不會成問題。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朝鮮極右翼的黨派，利用「反托治」的口號，以煽動民族主義的情緒，從而達到反蘇與反左翼政黨的目的。爲了這樣，朝鮮的問題是更複雜了。所以，「托治」並非中心問題，問題在於朝鮮人民的醒覺如何，其內部政治能否上軌道，以及美蘇兩國的對立能否緩和下來。離開了這些條件，朝鮮問題是說不清，也解決不了的。

印度與巴基斯坦，已成爲兩個獨立國，所以它們中間的問題，已不是純粹的內政問題。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加入聯合國，所以它們中間的爭執，可以訴之聯合國。

巴力斯坦的阿猶衝突，不待英軍撤退，已經嚴重化。問題並不在英國撤退與否，而在過去英帝國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已種下阿猶衝突的根源。假如帝國主義者眞正決心退出巴力斯坦，讓阿猶兩民族自己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會自己找到和平解決的方法的。

關於世界政治經濟地理的書籍，金仲華編·朱育蓮繪圖的「第二次大戰後世界政治參攷地圖」，是比較完備的一本。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期

你要知道

第三次大戰會爆發嗎？
法西斯德國和日本會再起嗎？
世界和平有辦法嗎？

那麼請看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 世界現勢十講

李純青等十大名家執筆

業已出版!!!

**本書特點：文字通俗·分析詳盡·附有提綱**

這是一本通俗化的國際問題讀本，由十位專家集體執筆。以最簡短的篇幅，分析千變萬化的國際現勢，行文明白流利，深入淺出，絕無艱澀之弊。每講附有問題討論大綱，凡初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具有時事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冊。全書三十二開本，共約一百四十餘面，印刷精美，裝幀美觀。定價四萬五千元，爲優待讀者起見，自元旦起至本月十五日止特價半月（外埠以郵戳爲憑），每冊特價三萬五千元，本刊定戶向本社直接購買者得享八折優待。外埠郵費掛號另加五千元，航掛一萬五千元，欲購從速。

特價半月　每冊三萬五千元
欲購從速　決不展期

世界知識小叢書之一

# 德國問題內幕

英 Winternitz 作　實符譯

★業已出版★

這是一本對德國問題最明白、簡潔、扼要、客觀分析的小冊子，它把這個世界和平的鎖鑰—德國問題—的各種幕後內情，全部揭露無遺，原書由英國對德民主委員會出版。定價每冊一萬五千元，爲優待本刊定戶起見，八折優待，外埠郵費另加，掛號四千，航掛一萬。

本書將要告訴你

德國問題爲什麼是世界政治的核心?.
德國問題的主要癥結是什麼？
雙佔領區與蘇佔領區的現狀怎樣？
德國納粹份子有否肅清？
解決德國問題有辦法嗎？

★本書特點★

明白｜簡潔｜扼要｜客觀

美·艾倫著　沈志遠譯

#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這是美國著名政論家艾倫近作。艾氏以經濟爲主題，藉其犀利的筆，對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政治，作橫斷縱切的剖觀。對於戰爭所造成的社會變動的過程，主要的獨佔資本集團和國家勢力關係的改變以及蘇聯與世界其餘部份的新關係，均有詳盡而扼要的論述，面面俱到，務大而不遺細，娓娓動人，說理卻不桔燥。誠爲研究國際問題者最佳的基本讀物。原書出版以來，風行歡美，茲由沈志遠先生精心譯出，允稱名著名譯。全書二十餘萬言，準于一月二十日出版，定價十萬元，外埠郵費另加。

準於一月二十日出版